

墨阳

M O Y A N 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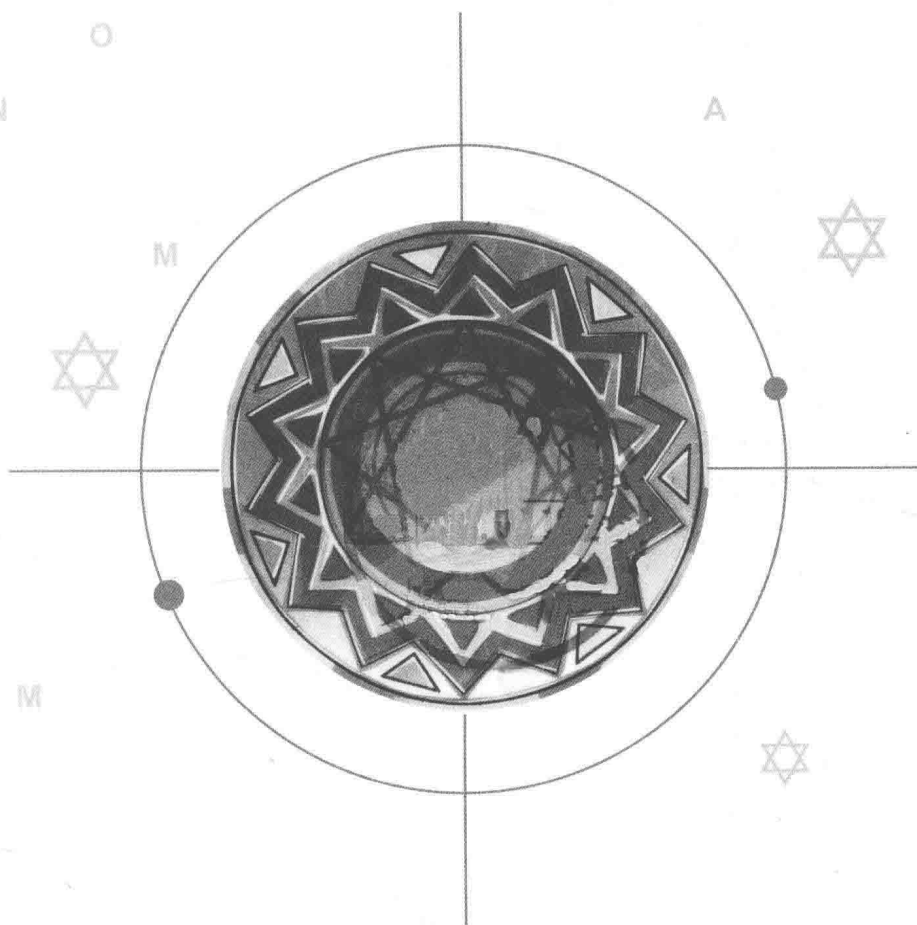
风小餐 / 著 楔子 / 绘



墨阳

M O Y A N G

风小餐 / 著 楔子 / 绘



羊城晚报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阳 / 风小鹭著. — 广州: 羊城晚报出版社,
2017.4
ISBN 978-7-5543-0332-0

I. ①墨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1380号

墨阳

Mo Yang

策划编辑 张灵舒

特约编辑 曹 杰 张倩雅

责任编辑 黄捷生 张灵舒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冯沛妮

责任校对 杨 群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-13B 邮编: 510665)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 吴 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20.5 字数 300千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3-0332-0
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57562

官方网址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MO CONTENTS YANG

目录

01 / 男神韩墨 ————— 001

02 / 探究未知的入场券 ————— 015

03 / 墨狐狸的网 ————— 033

04 / 获救 ————— 047

05 / 听墨狐狸讲故事 ————— 061

06 / 再见，韩墨 ————— 077

07 / 亮瞎眼的新成员 ————— 089

08 / 人设崩坏的小混混 ————— 103

09 / 小天使乔阳的圣父心 ————— 117

10 / 我想玩个游戏 ————— 133

11 / 同伙 ————— 151

12 / 十面埋伏 ————— 161

13 / 有了心的布娃娃 ————— 175

14 / 墨狐狸总是对的 ————— 193

15 / 分崩离析 ————— 213

16 / 真正的内鬼 ————— 229

17 / 唯一的真实 ————— 249

18 / 新一轮骗局 ————— 265

19 / 天降神兵 ————— 283

20 / 无法战胜的人 ————— 293

后记 ————— 313



礼国的南方，初春三月总是飘着霏霏细雨。若有似无的雨丝随风刮在头上、身上，用半小时时间毁掉了乔阳精心打理的发型和特意买的休闲衫。

在路人看智障的眼神里淋了半个小时细雨的乔阳先生，心里不苦，反而很甜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回到机场大巴的候车室内坐下等待，可一想到韩墨马上就要来接自己，他就仿佛屁股上装了弹簧，雀跃得一分钟都安静不下来——那可是韩墨，让他魂牵梦萦了三年的男神韩墨啊！

韩墨是乔阳的本科同窗。七年以前，两个年轻人考入北京的知名学府成了同寝室友，就此相识相知。

韩墨是金融学院的学生，却比乔阳这个编导系新生更像影视传媒学院的学生。他有一副俊朗到近乎秀气的长相，就连军训期间理的和尚头都无法影响他的美貌。他的眼睛狭长精致，好像古代仕女图中最秀气的凤眸，鼻梁笔挺，唇瓣薄，唇角翘，总而言之四个字：满面风流。

乔阳作为一名耿直的颜狗，从一开始就对韩墨有种难以言说的好感。虽然他自己也长得剑眉星目，面如冠玉，是气宇轩昂的翩翩少年，但受审美偏好影响，他总觉得韩墨比镜子里的自己好看那么一点点，一见韩墨就不想挪开眼睛。

这样赤裸裸的眼神很快就引起了韩墨的注意。某天军训的休息时间，韩墨迎着乔阳的目光，踏着步子穿越大半个操场，从金融系的方阵一路逛到编导系的方阵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坐着的乔阳跟前，右手掐着乔阳下巴逼他抬头面对自己，问他：“从寝室盯到操场，你就那么喜欢我的脸？”

乔阳的脸上像是被人砸了个番茄，瞬间就红透了，他生性率直、最不会拌嘴应付，此情此景下竟然说不出什么反驳辩解的话，老半天就吐出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一直盯着你……但你的脸真的特好看。”

韩墨愣是被他气笑了。他一笑，树叶缝隙中漏下来的微光似乎都自发自觉成了他身上的点缀，漂亮得让人舍不得眨眼睛。他松开乔阳的下巴，伸手轻轻拍拍乔阳的脸，轻声说了句：“我可不只脸好看，以后好好相处吧。”说完，踩着教官的集合哨走了。

经此一遇，金融系都知道编导系有个叫乔阳的痴汉痴迷本系系草的颜，编导系也知道金融系有个叫韩墨的美男勾得本系系草魂儿都飞了。大批女生表示对此喜闻乐见，还集结成了小团体，天天念叨些让人听不懂的争论：什么“是墨阳还是阳墨”，“金融大总攻！”“身高差决定一切！乔阳高两厘米！”……

几年本科相处下来，乔阳跟韩墨成了关系甚笃的朋友。前者对后者知无不言，后者却总

给前者一种若即若离、飘忽不定的感觉。乔阳发现，韩墨经常望着窗外空无一人的地方发呆，或者间歇性不知所踪，回宿舍之后，无论好友怎么追问，他都不肯说出自己在想什么、做什么。

大四毕业那年，乔阳成功保研本系研究生，韩墨却打算离校回家乡就职。乔阳不想跟他分开，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，决定在拍毕业照那天跟韩墨说说心里话——可韩墨那一天并没有出现，他没拍毕业照、没领毕业证，手机变成空号，QQ、微信、微博再没上线，彻底消失了。

接下来的三年里，乔阳在一个又一个午夜梦到韩墨。他梦到那人坐在寝室的窗边，怔怔地望着窗外的白杨树。

他梦到自己走过去问：“韩墨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韩墨扭头看他，眼睛笑得眯起来，轻声回答：“我在想你呀。”

乔阳就感觉自己的脸烧起来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想、想我什么，脸红给你看信不信？”

韩墨坏坏地盯着他，欣赏他害羞又兴奋的样子，不再说话。

一个又一个午夜，乔阳怅然若失地从梦中转醒，打开QQ，盯着韩墨灰白的头像，点开对话框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留下一句：“韩墨，我是乔阳。你现在在哪儿？过得好吗？看到请回复。”他想，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得到回答了。

——回答却在一个月前突如其来地出现了。

“乔阳，我现在在贯城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，你研究生毕业了吧？过得如何呀？”

看到这条回复时，乔阳正在给本科的学弟学妹们监考补考，他直接从凳子上跳起来大吼一声：“靠！”

补考的孩子们齐刷刷抬起了头。

乔阳尴尬，努力把笑意掩藏起来，于是扭曲着表情说：“什么时候了还作弊？补考作弊不觉得可耻吗！现在把小抄都交出来，一会儿再让我发现直接算不及格去重修信不信！”他随口一说只求挽救一下尊严，没想到这帮熊孩子竟然挨个儿垂头丧气地跑上来交复习材料和小抄……

生平没作过弊的乔阳学长：“……”

就这样，乔阳跟韩墨恢复了联系。他追问韩墨当年为何突然不见，韩墨说他父亲突然去世，他着急回家料理丧事，路上把手机弄丢了，后来办了当地的号码。事后在当地上班特别忙碌，就直接注册了新的QQ、微博，一直没顾上跟以前的老同学们联系，前两天也是突发奇想地登录了学生时代的QQ，发现乔阳三年如一日地给自己留言。

“阿墨，我很想你。”乔阳要来了韩墨的新电话，红着耳朵哑着嗓子对他说，“什么时候见个面吧！这么多年了，感觉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：“小韩，去吃饭不？哎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”

乔阳心里一甜。

韩墨还在强作镇定，他问：“咳！嗯，那个……你今天是不是就研究生毕业？论文做好了吗？工作有着落了吗？我、我们公司正好在招聘……初试通过的话可以来参加一下培训，为期七天，培训老师是我……”

乔阳笑得嘴巴都快要咧到耳朵了，他连声说：“我论文都准备好了，正在为工作发愁呢你信不信！你们公司世界五百强是吧，我觊觎好久了，请务必让我参加面试啊！”

被即将到来的重逢冲昏头脑的他，完全没想过为什么一个编导系硕士能轻易通过外企销售岗位的面试。

就这样，乔阳通过了远程面试，一趟飞机就从京城飞到了贯城，打理了新的发型，置办了新的衣服，就算韩墨迟到了半小时也丝毫不以为意，开开心心地在外面淋着绵绵细雨，只为跟那个人重逢……

“乔阳。”

韩墨出现了，他穿着长袖白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裤，黑皮鞋上有泥点，说话的时候有点喘，看得出是一路跑来的。他的眉眼又长开了一些，少了点三年前的稚气清秀，多了点让人着迷的从容英俊，眼睛里似乎有点星光。他在乔阳面前站定，带着后者从未见过的慌乱解释：“抱歉，公司突然开会，我好不容易才溜出来，你等很久了吧？”

乔阳定定地注视着他，随即走上前用力地把人抱住，像是要把对方揉进自己的骨血。

韩墨起先愣了几秒，然后也抬起了手，回抱住乔阳的后背：“小乔，久等啦。”

暮色四合。

韩墨跟乔阳解释，今天去培训基地的大巴车已经离开了，乔阳得跟着明天的车离开，今天可以先到韩墨的职工宿舍住一晚。乔阳闻言求之不得，欢欢喜喜地答应了。

他们俩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在城市里七拐八拐，最后停在一个老旧小区偏门。韩墨帮乔阳提着行李，爬了一段没有灯的楼梯，最后来到一间蛮大的屋子。

这间屋是个两室两厅，韩墨把乔阳的行李放到走廊尽头的一间，指着一张大床说：“你今晚跟我睡一床？”

乔阳咧嘴笑，连连点头，随口问：“还有一间屋子锁着？”

“嗯，那是两个姑娘住的屋子。”

“小韩，你朋友来了？”这时，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声从门口传来，正是曾经吐槽韩墨脸红的那个女生。乔阳回头，就见一个长相乖巧的马尾辫姑娘笑嘻嘻地站在门口，看到他就说：“嚯，帅哥的朋友果然也是帅哥！”

乔阳对她笑了笑，觉得这女孩特别可爱。

韩墨给他介绍：“这是我人力部的同事，你可以叫她兔兔，一会你可以跟她聊一聊……对了，你要不要先给父母打电话报个平安。”

“哦哦！”乔阳回过神，暗道自己的确是瞅见美人忘了爹娘，连忙给家人打电话。

通话结束，乔阳对韩墨微笑：“你还是那么细心啊。”

韩墨挑挑眉，脸上写着“那可不”，眼睛瞟到了他手上的电话：“咦，你手机是幻想牌今年的新款？”

“是啊。”乔阳见他好奇，把手机递给他看。

韩墨接过来把玩，这时兔兔又跑了过来，对乔阳招手：“帅哥，人力主管来了，说今晚直接给你面试，这样你就可以跟明早那班车走，不用再等下午了呢。”

“这样好。”韩墨点头，问乔阳，“你OK吗？”

“OK。”乔阳点点头，对韩墨露出一个灿烂的笑，跟兔兔走进了餐厅。

餐厅里坐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，他自我介绍叫蔡子杰，是人力主管。两个人先是一进行了一系列比较常规的面试，然后蔡子杰问：“你来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是会去新的事业部，这个事业部采用的是网络销售的方式，你听说过网络销售吗？”

乔阳不解：“做电商？”

“不是。”蔡子杰脸上露出有点奇怪的微笑，“电商是互联网销售，我们公司的网络销售借助的是人际网络。通过你的人际网络销售产品，每成功销售出一例，你就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提成。初入公司你是E级，成功销售出一件产品，发展一个新同事，你就会成为D级，再销售出三件产品，发展三个新同事，你就会成为C级……级别越高，提成越高，你发展出来的同事，他们的销售额里也有你的提成……”

乔阳的心“咕咚”一沉，眉头皱了起来：这什么E级D级C级……什么人际关系网发展新同事，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传销？他下意识去摸手机，准备情况不对就报警，摸了个空才想起手机刚才给了韩墨……

韩墨呢？乔阳回头，就见餐厅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了，两个之前没见过的高壮男生坐在那里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目视前方，好像两个木头人。韩墨坐在离那两人不远的地方，跟他们同样的动作，好像一尊眉眼精致的木雕，没有生机、没有自己的意识，好像被洗脑了一样……

乔阳的脸慢慢变白，冷汗从他后背渗出来。他的眼睛开始瞄向餐厅的窗户，发现窗户外面有防盗的铁网，根本出不去。

“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情况……”这边，蔡子杰完成了他的介绍，问乔阳，“现在你有什么疑问？”

乔阳双手握拳，他说：“我想要回我的手机。”

“啧啧，这就很没有礼貌了。”蔡子杰挑起右边的眉毛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凶残又狡猾的捕猎者，“我们在面试呢，你突然要手机干什么……哟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，生气？害怕？不安？你刚才不是回答得非常热诚，很希望加入我们，跟韩墨成为同事吗？”

乔阳又回头看了韩墨一眼，转回来他声音有点发抖：“韩墨……跟你们是一伙的？”

蔡子杰的脸上挂着欠揍的笑容：“什么叫一伙的，说得好像我们是犯罪团伙一样……同事，韩墨是我们的同事，懂吗？”

“懂你大爷！”乔阳的怒气再也克制不住了，他怒视蔡子杰，“你敢说你们不是犯罪团伙，你们根本就是传销组织！什么发展新同事，还扣手机守门，你们根本就是骗子！揍死你们信不信？”

“你觉得我们是骗子啊？哎，看来你并没有听懂我说的话。”蔡子杰装模作样地露出一脸遗憾，“我们怎么能算传销呢，刚才不是给你介绍了吗？毕竟我们是有实体产品的。看来你对我们公司误会很深啊……这可怎么办呢，让你把这种误会传播出去，对我们公司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，要知道，我们可是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呢。”

“厚颜无耻。”乔阳吐出四个字。

蔡子杰不以为意，他继续说：“为了防止你抹黑我们公司，我只能暂时把你留下，你就在这里了解一下我们的运作方式，亲眼看一看我们究竟是不是传销组织。这段时间你的食宿我们包了，你每天都可以跟家人通电话——当然，是在我们同事的陪同下。最短四五天，最长九天，你了解了我们公司、消除了对我们的误会后，自己决定是留下还是离开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你大爷！”乔阳听到他们要非法拘禁了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站起来掀了桌子就往外冲，门口的两个高壮男生立刻扑了上来，一左一右压制住乔阳。蔡子杰走过来，十分熟练地从口袋里抽出一块小毛巾塞进乔阳嘴里，一直塞到他喉头，让他连呼喊都发不出声来。

乔阳被按住跪在地上，感觉有人用绳子在身后将他的双手和双脚捆在一起。乔阳气得目露凶光，用身体撞击按住他的男人们，撞得他们疼得连连咒骂，其中一个扭头对站在后面的韩墨低吼：“你朋友简直是一条疯狗！想想办法！”

韩墨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淡定好听：“你们出去吧，我跟他说说。”

蔡子杰不干：“按规矩起码得留一个人陪同。”

韩墨也不介意：“那蔡主管留下。”

乔阳就觉得压制着自己的力量一松，可惜他此时根本站不起来。一抬头，韩墨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前，正低头看他。

乔阳抬起头，用一种无比陌生的眼神回望韩墨，此时此刻，他觉得自己从没真正认识过这个人。身陷传销组织的羞耻、窘迫，失去人身自由、生命安全遭受威胁的惶恐、担忧、无措，都比不上受到欺骗的委屈与愤怒！

乔阳看着韩墨古井无波的双眼，感觉此刻的自己完全是个笑话——三年来苦苦等候得来的回复是假的，他只是撞到韩墨手中的一头肥羊；淋着半个小时春雨甘心等候来的重逢也是假的，那只是韩墨俘获他的小手段；多年不见后一如既往的关怀和默契更是假的，韩墨让他给父母打电话只是为了骗他的手机……

韩墨看到自己的QQ留言时会有什么反应？他大概很得意地对同伙说：“看这个蠢货，我只要勾一勾手指，他就会屁颠屁颠地自投罗网。”

越想越气，乔阳奋力撞向韩墨。韩墨没躲，张开双臂搂住乔阳，痛得闷哼一声。

乔阳扭动身体，不想跟韩墨有肢体接触，这个该死的骗子，真让人恶心！韩墨却不放手，他用胳膊肘夹住乔阳的胳膊，扣着他的后脑把他按进怀里。

乔阳的动作顿住，眼睛瞪大，鼻端能闻到韩墨身上令人平静的洗衣粉香味。

韩墨一下一下地顺着乔阳的头发，他低声说：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会伤害你？你只需要留下来了解一下，了解完了就可以走……”

乔阳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知道自己应该用头去撞韩墨的下巴，应该怒斥韩墨那哄孩子一样的谎言。他得给这个该死的骗子一点颜色瞧瞧！他有满腔的怒火急需发泄……

韩墨把他乔阳当成什么东西？！

三年间不知所踪，三年后直接骗自己进传销组织……他真的以为自己不会跟他生气决裂？真的以为顺顺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？！

可是乔阳动不了。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力气，他就是舍不得再去攻击韩墨。乔阳眼眶一阵阵发热，像一匹被驯服的野马，乖顺地跪在韩墨面前，趴伏在他的胸口。

——韩墨，为什么你骗我害我至此，我明明怨你恨你，却仍做不到伤害你？

乔阳的情绪稳定了，韩墨给他抽出嘴里的毛巾，解开身后的绳子，把他安置在一张凳子上，给他倒了杯热水就离开了。

餐厅的门重新打开，接二连三进来五六个人，他们把被乔阳掀掉的餐桌重新支好，端上了五六道菜，每人面前一碗米饭，全程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好像所有人都是机器。

等众人坐定，之前守门的一个壮汉突然唱起歌来：“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呐……”荒腔走板的《老男孩》。

乔阳被他的破铜锣嗓子吓得一个哆嗦，环视四周，却见大部分人都一副如闻天籁、如痴如醉的样子，心里暗骂：靠！看向韩墨，却见对方递了个似笑非笑的眼神过来，乔阳被对方的颜值煞到，可到底心怀芥蒂，有些不自然地扭开脸。

破锣嗓子唱完，众人一阵热烈鼓掌。破锣嗓子一拍胸脯进行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孙长明，来自竹城，大学是工程专业的。”

“我叫顾德，来自遥城，大学是国贸专业的。”坐在孙长明身边，之前跟他一起守门的另一个壮汉说。

“我叫屠香，来自酒城，大学是法律专业的。”顾德身边坐着的是之前的那个女生兔兔。

顺时针轮到乔阳，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乔阳不情不愿地开口：“我叫乔阳，京城来的，大学学编导。”

一圈轮完，自我介绍结束。蔡子杰拿起碗筷说：“行了，开始吃饭吧。今天的游戏是说带颜色的诗句，我先来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

乔阳有点困惑，韩墨凑过来轻声对他说：“说不出要接受惩罚的。”

哦，下马威？践踏尊严放飞自我？乔阳心底冷哼一声：行吧，既然暂时逃不掉，就按你们的规则陪你们玩玩。

于是轮到乔阳时，他张口答了句：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”

正在吃饭的众人都抬头看他。

乔阳皱眉：“干吗，我说错了？王建的《十五夜望月》啊。”

“咳咳。”坐在他旁边的韩墨清清嗓子，“没错，继续。”

一轮结束，进入第二轮时，顾德先答不上来了。蔡子杰要求他用屁股写字，就写自己的名字。一米八几的壮汉矫揉造作地扭腰提胯，乔阳只感觉画面太美狗眼已瞎。

很快又轮到了乔阳。此时的乔阳已经摸准了这桌人的大概水平——全都是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初中语文水准。

于是他吐出一句：“淑气催黄鸟，晴光转绿苹。”

正在吃饭的众人又抬头看他。

乔阳一挑眉：“杜审言的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……怎么，你们没听说过？”

蔡子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韩墨则轻笑：“没错，继续。”

如此进行到第三轮，大部分人都答不出来离桌表演了节目，只剩下乔阳和韩墨从没挪动过。桌上的碗盘统统空了，大家却都坐着没动，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乔阳，一副不逮到他不罢休的模样。

乔阳有点恶劣地翘起嘴角，他说：“赅荔歌为似春珠，卧草歌为德达业……这个你们是不是也没听说过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蔡子杰放下筷子：“我们当然听过。行了，收拾桌子打扫卫生吧。”

众人纷纷站起身来，韩墨探身收拾乔阳面前的餐具，借此机会低声笑问：“这里各位似蠢猪，我草各位的大爷？小乔，你现在还学会说脏话了？”

乔阳朝他眨眨眼，不吭声。

桌子撤掉，一群人又坐下来开了所谓的晚间总结会，蔡子杰强调了一下纪律问题，又让乔阳在韩墨的协助下写了所谓的几不几要：“不喧哗、不散播负面情绪、不借钱、不乱搞男女关系。”“要积极、要互助、要团结、要主动学习。”然后又让他写了第二天的计划和目标，最后宣布散会，洗澡睡觉……

“快脱，咱们只有三分钟时间。”韩墨把乔阳推进厕所里，就开始解上衣扣子。

乔阳下意识捂住自己领口：“三、三分钟不够用的呀？”

“让你用三分钟洗澡，想什么呢？”韩墨瞪了乔阳一眼，示意他舀地上水桶里的热水擦澡。

乔阳扁嘴，瞟了一眼门外影影绰绰的人形，伸手把韩墨拉到跟前，凑到后者耳边悄声问：“阿墨，跟我说实话，你是警方卧底吧？”

韩墨眼睛微微眯起来，斜了他一眼。

乔阳让他看得浑身发麻，嘴上问：“我猜对了？你之前那副被他们洗脑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我一开始太生气了才没看出来……你怎么会加入这种low穿地心的传销组织呢？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，要怎么才能逃出去？组织什么时候来救我们？”

“乔阳。”韩墨一手把乔阳推开一点，另一只手从一边的热水桶里舀起一瓢水直接从他头顶上浇下来，“你脑残剧本写太多了，需要清醒点。明天开始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业务，别张嘴洗脑闭嘴传销的。”

乔阳被热水烫得浑身一哆嗦，心底却冷了一块。

他撩开湿漉漉的刘海露出英俊的五官，抓住韩墨的肩膀，力气大得像是要把对方的骨头捏碎，压低声音咬牙切齿：“我不信，韩墨，我不信你那么聪明通透的人会被这么低级的洗脑骗住，我不信你会骗我害我！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真的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？你真的希望我也加入这个传销组织？！”

韩墨漂亮的凤眼跟乔阳俊朗的桃花眼对视，带着一种让乔阳心痛又费解的坦然，单薄的淡色唇瓣轻轻巧巧吐出三个字：“我希望。”

一股融合了困惑、愤怒、无奈的情绪直冲乔阳的脑门，瞬间割断了他的理智。乔阳一把将他按在墙上，扬起拳头下意识就要对他采取一些更加过激的惩罚手段！就在两个人无限贴近、相互对峙的一刻，门口突然传来暴躁的敲门声：“两分三十秒了！最后三十秒，里面的人加快速度！”

乔阳一愣神，韩墨借此机会逃出他的怀抱，顺手又是一瓢热水泼上去：“哗！”

洗完了再简陋不过的澡，乔阳被安排跟着韩墨在餐厅里铺大通铺。在地上铺一层塑料垫子，两层席子，三层棉被，盖上床单扔上枕头就算床。乔阳不情不愿地躺下，耿直地露出了满脸嫌弃的表情，直到韩墨在他左边躺了下来。

乔阳满脸通红地坐起身，口水呛到，一边咳一边问：“你你你你睡我旁边？”

韩墨缩在被子里看他：“你不愿意？那我跟孙长明换……”

“愿意，愿意愿意愿意！”乔阳像条大型犬一样就要往韩墨身上扑，飞在半空中却被人踹中后腰摔到通铺上，他疼得嘶叫一声，扭头，就见蔡子杰正冷着脸瞪着他：

“松手，宿舍里禁止乱搞男女关系——男男也不行！韩墨跟孙长明换位置，顾德睡在乔阳右边。”

见乔阳伸手要抓韩墨，他直接招呼孙长明和顾德帮忙扯开乔阳，随即俯身拽着韩墨走远，让他睡在最靠近门口、远离乔阳的位置，然后自己在韩墨身边躺下。

“你大爷！”被按在地铺上的乔阳大怒，挣扎着对蔡子杰比中指。

蔡子杰挥手吩咐孙长明和顾德：“这位新朋友情绪波动比较大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今晚把他的手脚捆起来。”

乔阳再度失去自由，恨得要把牙根咬断，扭头怒瞪蔡子杰，发现韩墨躺在蔡子杰身后，安静地望着他，对他做口型：我、希、望。

——你是真的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？你是真的希望我也加入这个传销组织？！

——我希望。

乔阳停止了挣扎，他就是没法拒绝韩墨的任何要求，即使这个要求令他不快。

不过平静下来闭上眼睛的乔阳并没有立刻入睡，他那颗聪明的大脑正活跃地运转着——韩墨绝对没有被洗脑。乔阳的心底无比确信这一点，别人看不出，他却能清楚地看到韩墨面对其他人时眼底流淌的讥讽。

韩墨留在这里绝对不是指望传销发家致富。那人虽然没拿本科毕业证，却是货真价实的知名学府金融系高才生，只要他想，便有的是遵纪守法、年收几十万的工作可做！

思来想去，乔阳坚信韩墨是别有目的地潜伏……那他潜伏在这个蹩脚的传销组织中究竟有什么目的？他又为什么希望自己加入这个传销组织呢？
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乔阳就被孙长明摇醒了。他手上和脚上的绳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解开，孙长明踹踹他的腿：“快起来叠被子换衣服！你心够大的啊，睡得跟猪一样。”

乔阳冷哼：“吃得下睡得香总比半夜睡不着掐死你丫的强。”

孙长明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。他打量着慢条斯理起床的乔阳，心想这小白脸看着细胳膊细腿的，发起狠来却有几分吓人。不晓得韩墨搞不搞得定啊？这样想着，他瞟了韩墨一眼。

韩墨似乎对别人的目光非常敏感，正在叠被子的他立刻抬头看回来。孙长明没有心理准备，乍一下看到韩墨那张好看的小脸，一瞬间气儿都不知道怎么喘了。

地铺收起来，餐桌重新摆上，蔡子杰从柜子里拿出七八本书来放在桌上，众人各拿一本轻声朗读起来。兔兔站在门口，喊众人按两人一组的顺序去洗漱。乔阳翻了翻桌上的书《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》《人性的缺点》《水管的故事》《病毒营销》……全都是世界著名的打鸡血读物，他大学本科就读腻了的玩意儿。

百无聊赖地抽出一本随手翻着，乔阳有一眼没一眼地瞟向韩墨，满心期待一会儿跟他一起去洗漱时能说说，门口的兔兔却叫了他和孙长明的名字。

乔阳不爽地皱眉，韩墨不动声色地瞟了兔兔一眼，垂下眼帘继续低声读手里的《人性的缺点》。

洗漱完毕是早餐，餐前唱歌的人换成了顾德，乔阳意识到唱歌的人是轮换的。餐中依然有所谓的餐桌小游戏，这次玩的是“说出礼国各个省份省会城市的名字”，轮转四轮仍然没逮住乔阳，蔡子杰不太高兴地摔了筷子。

早餐后是打扫卫生和游戏时间，众人玩了个语言版的心有灵犀。乔阳强烈要求跟韩墨一组被驳回后，愣是跟孙长明玩出了一分钟猜二十三个词的好成绩，惊得孙长明的脸上浮现谜之绯红，反而吓得乔阳心惊肉跳。

时针指向八点，到了所谓的“运作”时间。餐桌再次被撤走，一把椅子被摆在房间中间，

一排凳子摆在它跟前。乔阳被众人挤到了正中间的凳子坐下，门打开，兔兔走了进来，坐在了房间中间的椅子上，跟乔阳隔着一米脸对脸。

乔阳身边的人触电般地站了起来，纷纷开始大声演讲。乔阳先是被他们的动作惊了一下，随即听了一耳朵“做人必须诚信（乔阳心中吐槽：诚信你参与传销?!）”

“尊重彼此创造美好生活（那你也得做点让人尊重的事儿啊!）”

“坚持是种美德（只有正确的事才值得坚持好吗?!）”……

他脑海中浮现一张大大的jpg表情图——竖中指！

大概半分钟后，大部分人都闭上了嘴巴，只剩下韩墨的声音还在响着。乔阳探头去看，看到韩墨站在最靠墙的那张凳子前，面无表情、语速平缓地说：“……齿轮在成为机械的一部分之前，无法评估自己的价值，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。一枚齿轮如果想了解自己的价值、窥探自己的命运，就必须成为机械的一部分，按照机械的规律运转。为未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才能获得探究未知的入场券。这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。”

众人鼓掌，落座，乔阳若有所思。

这时，面对着他的兔兔开始说话了：“我叫屠香，来自酒城，大学是学习法律专业的。我的家乡是酒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农村，父母砸锅卖铁才供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。本科毕业之后，我通过远程面试获得了一个来贯城的机会。初到贯城，我就被这里的繁华深深地吸引了。”

女生说话的时候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乔阳，好像在跟他目光相对，乔阳却清楚地知道她只是盯着自己的眉心或鼻梁——演说菜鸟才会使用的小技巧。更何况，兔兔此刻的表现与其说是演说，倒不如说是背诵。她的声音没有任何高低起伏，目光空洞，面无表情，一举一动都好像设置好的程序一样机械又标准，让人看得汗毛倒竖、浑身不自在。

兔兔还在继续她的背诵：“来到这里之后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销售。一开始我非常惶恐，我担心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，但两天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我的行李并没有人动，第二天我就获得了跟家人通电话的机会。”

“确认自己安全后，我就开始了解网络销售这项业务。原来，这项业务在米国、岛国等发达国家早已非常普遍。截止到2012年，网络销售带来的利润占据米国经济增长总量的……”

接下来就是一大段枯燥又虚假的数据和所谓的“升级制度”。原来所谓的“运作”就是找人来说明这个传销组织的运作规则。

兔兔喋喋不休地背诵着“发展一个新的同事可以获得多少收益”，总而言之就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可以赚取三百万左右的收益，然后带着钱离开这个“销售网络”。

乔阳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，思绪的重点都落在之前韩墨的那段话上。虽然韩墨给那段话的注脚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，可乔阳却听出了不同的言下之意。

什么叫作：一枚齿轮如果了解自己的价值、窥探自己的命运，就必须成为机械的一部分，按照机械的规律运转？韩墨是不是要自己加入这个传销组织、自行探索他潜伏于此的秘

密？为什么一觉醒来，陪伴他的人就从韩墨变成了孙长明？孙长明察觉了什么，还是蔡子杰察觉了什么？韩墨在这个组织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，如果我轻举妄动，会不会不小心害了韩墨？

我得找个人打听一下情况，了解所有人的人设。乔阳在心中用了一个很职业病的名词。这样我才能了解韩墨的真正意图，确定接下来要怎么做……那么，要找谁呢？

他脑中飞快地把接触过的组织成员都过了一遍——被隔离开的韩墨，貌似对蔡子杰忠心耿耿的孙长明和顾德，至今为止没怎么说过话的另外两个男人，或者……他抬起眼睛，专注地注视着面前正在背诵的兔兔，后者下意识地跟他对了一下视线，耳朵一下子红了起来，好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咳起来。

乔阳暗暗扬起嘴角，满意地笑了：或者，就找唯一的女生，这位看起来很稚嫩的兔兔好了。

两个小时之后，漫长的“运作”终于结束。从十点到十一点，是大家彼此“学习”的时间，乔阳找上兔兔，提出要向她学习法律知识，兔兔红着脸答应了。

两个人坐在圆桌旁，兔兔找了张纸给乔阳，自己也拿出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上“大陆法系”“海洋法系”，乔阳却不打算按兔兔的节奏走，他把玩了一下手上的纸，在兔兔停顿的间隙开口：“你字写得不错啊，小时候练过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兔兔有点害羞地低了低头。

“哦，字如其人，特别秀气。你这么秀气的女孩子出来工作，家里人不担心吗？”乔阳不动声色地开始挖坑。

兔兔答得很熟练，显然被培训过：“没什么可担心的啊，我在这边过得很好。”

不过她这点道行在写过职场宅斗的某编导系研究生眼里完全不够看，乔阳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说：“在这么间六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吃喝拉撒睡，来来回回能见到的也就七八个人，这样的日子也叫挺好？你对好的要求也够低的。”

“我们不只有一个办公地点，如果你加入还会带你去其他地方，见到更多同事！”兔兔连忙解释。

“更多是多少？别给我来虚的，就说你见过多少？”乔阳追问。

兔兔跳进坑里：“光C级我就见过八个啊，我还见过两个B级的前辈呢！”

C级八个，B级两个，晋升C级需要发展四个下线……这个传销组织起码有八个窝点，成员总数应该在五十人上下。乔阳心里飞快地估算出结果，脸上却一脸投入地计较：“你刚才介绍时说这个网络销售业务已经有五年了，五年才出了两个B级？这个转化率跟你们说的不太一样吧。”

“不是只有两个B级，是我只见过两个B级！”兔兔言之凿凿地竖起两根手指，显然被洗脑洗得不轻，很相信自己背诵的那些东西。